



# 大般涅槃經譯傳史畧

關世謙

## 前言

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anasuttanta）原典是用巴利文所寫的上座部經藏，與此相當的經典包括長部第十六經、漢譯長阿含第二經——遊行經，以及獨立的佛般涅槃經二卷、般泥洹經二卷、大般涅槃經三卷等。在長部經典中，它是最長的經典，主旨是敘述佛陀晚年從王舍城去往終焉之地的拘尸那城，所經歷的過程，以及演說教法的狀況，乃至入滅後的荼毘和分配舍利等的詳細情形。

許多與佛有關的事蹟，一般佛傳中也是語焉未詳者，但本經於佛陀入滅前後的細節，都有很明確地敘述，資料可稱珍貴①。傳入中國的涅槃經，經過漢譯之後，版本有很多種，主旨是提倡佛身常住，無有變易，而涅槃的體性則是常樂我淨的，更為強調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甚至闡提成佛的教說，是為本經的精神旨趣。

佛說方等般泥洹經 二卷 西晉 白法祖譯  
佛說大般泥洹經 二卷 東晉 法顯譯  
般泥洹經 三卷 東晉 失譯  
四童子三昧經 三卷 隋 閻那崛多譯

上述三經雖有廣畧的不同，但都是大乘涅槃經的初分。至於大般涅槃經的全經，則是此涼曇無識所譯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俗稱北本涅槃。

此經後來傳入江南，到了劉宋時代，經過慧觀、慧嚴與謝靈運的校訂與再治而成三十六卷，即稱南本涅槃。說示佛陀般涅槃並非灰身滅智，佛陀如今雖現入滅的相狀，但佛身却是常住不滅，無有變易。

## 傳入

### 一、大般涅槃經的版本

#### 現存部份

涅槃教法的經典，也有大小乘的分別，小乘的涅槃經約有：

由曇無識譯的涅槃經，亦稱大本涅槃，而此大本涅槃也有兩種版本。蓋即：

大本涅槃（曇無讖416—423譯）

四十卷本，在北地流通——北本涅槃

經慧觀、慧嚴、謝靈運等與六卷泥洹本校訂再治

南本涅槃

六卷泥洹（法顯、佛馱跋陀羅416—418共譯）

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

上述所示大本涅槃的四十卷，在大正藏作十二卷，乃北涼曇無讖於四一六—四二三年所譯出，殆可分爲兩種版本，其在北地流通者，即俗稱的北本涅槃（四十卷）。

另有東晉的法顯與佛馱跋陀羅（覺賢）二法師，於四一六—四一八年共譯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此即俗稱六卷泥洹。

到了劉宋時代，上述兩種涅槃經均已流傳來到江南宋地，當時有慧觀、慧嚴二法師及名文學家謝靈運者，將此北本涅槃四十卷（十三品）的前部與六卷泥洹加以對照、再治而訂作三十六卷，成二十五品，此即俗稱的南本涅槃；於此章安尊者並曾依之作成章疏。

此外，唐朝的若那跋陀羅、會寧二法師，亦共譯有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此即說示佛陀的咐囑以及入涅槃、荼毘、分骨等事蹟，乃是補足前經的後分，所以亦稱後分經。

準此所述，各種經本，一般所稱涅槃經者，即係指此南北兩種版本的大般涅槃經。

### 散佚部分

現存的涅槃經版本分類，儘如上述，但散佚的部分，亦復不少，茲列舉如下：

胡般泥洹經 二卷 後漢 支婁迦讖譯  
大般涅槃經 二卷 魏 安法賢譯  
大般泥洹經 二十卷 北涼 智猛譯

擅長咒術，精通戒律

## 翻譯

### 一、譯經巨擘——曇無讖

#### 曇無讖與涅槃經

漢譯的涅槃經，自五世紀初葉（北涼）譯出，傳行至今，在中國所流通者，仍以曇無讖法師所譯的大般涅槃經最爲盛行。不論南本或北本，都是以此大本涅槃爲準據，容或經過了校訂、再治與補述，但此大般涅槃經在亞洲流傳，確實亦有其歷史淵源。

#### 出身

上述四種涅槃經版本，於今均已不存世間。遵行諷誦無由，未免令後世家生興歎！

曇無讖另一方面，也擅長咒術，在西域有大咒師的稱號。有一次隨同國王行至深山，因爲找不到水源，曇無讖只好面對大石頭，口誦咒語，結果石縫中冒出了清泉，取供國王解渴，國王感

念於此，對之禮敬優厚。日子一久，國王的禮遇漸趨淡漠，曇無讖顯然不悅，聲稱：「爲今之計，只好持瓶至水邊，修法持咒，將水中的龍吸進瓶裏，於是天下必將大旱；屆時，國王必來央請乞雨，當再適時將龍放入水中，興雲作雨，那麼，國王的賞賜，勢將倍於往日。」說罷持瓶逕往水邊而去。當時有人從旁聽了曇無讖的說話，連忙走報國王。國王聽罷大怒，指責曇無讖不該如此地作弄天下蒼生，下令火速逮捕嚴辦。

#### 携經東來

曇無讖尙未來至水邊修法降龍，聞訊驚慌之餘，連忙收起大般涅槃經的前分十二卷和菩薩戒經以及菩薩戒本等直奔龜茲（Kucha）方面逃亡而去。既達龜茲，因爲當地信奉小乘，對大乘經典的涅槃經並不信樂，無奈只好轉向東方的姑藏（甘肅武威）而去。以上是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的記述。可是魏書卷九十九，列傳第八十七的沮渠蒙遜傳，以及北史卷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僭僞附庸等的記載，謂曇無讖是從罽賓（Kashmira）來至鄯善（Lobnor），再轉向東方的涼州逃往而來。

#### 以經作枕 靈示不許

曇無讖東來的途中，曾在敦煌停留很久，後來又輾轉走到涼州。流浪旅途中的曇無讖，從來未敢讓涅槃經稍離身側。據高僧傳的記載，曇無讖來至姑藏住在傳舍，即會顧慮到涅槃經的安全，爲了防範被盜，便把經本當枕頭，墊在頭底下安寢。可是中夜醒來，却覺得經本被從頭底下抽出來擺在地面上。曇無讖驚覺以爲是盜賊做的勾當，可是這種情形竟連續三天，忽然聽到空中傳來聲音說：「涅槃經中蘊藏着如來證悟的本事，怎麼可以用來作枕頭呢！」曇無讖聽了空中的傳告，恍然有所了悟，於是便把涅槃經改放在頭頂高處的閣板上。就在當天夜晚，當真有人前來盜取經本，可是盜賊使盡一切力量，總也無法搬動這麼重的經典。第二天一大早，曇無讖却輕易地取經下來，諷誦如儀。盜賊暗中得見於此，一時，感覺到曇無讖確實是聖賢哲人。於是，一改往日的舊習，對曇無讖則崇敬盡禮非常虔誠②。

河西王沮渠蒙遜於泰常中（四一六—四二七）平定了西夏③。耳聞曇無讖的嘉行風範，特地遣使迎請，賜予接待。因爲沮渠蒙遜早有弘揚佛教的志向，所以誠摯地懇請曇無讖把他帶來的經典譯成漢文，但因曇無讖不諳涼州土話，又無人可資輔佐譯事做他的傳譯者，又惟恐草率地執譯，易滋謬誤，所以，當時並未答應承譯經典。而就此住下，以三年的時間來學漢語。

但是，另據佛祖歷代通載④所顯示，他在停留於姑藏時期，即已「遍曉華言」。不但翻譯了涅槃經，並且還譯出「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此外，再就涅槃經的譯出，在佛祖統紀的記載則是：「譯大涅槃經四十卷」⑤。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四二四—四五—在位）同時對曇無讖的咒術超異，也有耳聞，便心存籠絡。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述，曾遣使往迎，並且傳達話語表示，「如果不把曇無讖送出，北魏將不惜出兵相迎。」當時的北魏版圖遼闊，國勢强大，遠非北涼的弱小所能比擬。蒙遜一時覺得處於進退維谷的態勢，既不能抗拒北魏的武威；又惟恐曇無讖的殊勝咒術懷於北魏的逼迫而危害到自己，於是索性想把曇無讖謀害以絕後患。另據高僧傳的記載：北魏太武帝頒賜蒙遜；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涼州牧、涼王等官爵，並加賜九錫之禮，命高平公李順前往布達上意，並附言：「聽說有位西域法師曇無讖現在貴處，我很想聽他宣講的佛教道理，請你着飭宿驛，把曇無讖送來京城！」但沮渠蒙遜却再三推諉，很不情願送走曇無讖。

事態演變下去，直到義和三年（四三三）的二月，曇無讖透露風聲給蒙遜，說想去西域尋求涅槃經的後分，沮渠蒙遜聞悉頗爲惱怒，懷疑曇無讖是想繞道潛往北魏，以暗算於自己。於是便密謀殺害，但表面上却佯裝爲曇無讖送行，並贈以旅用物質、糧食，以及寶貨等物。

在曇無讖啓程的這一天，很多信衆都來相送。曇無讖流着眼淚告別大眾說：「我自己宿生的業報，即將到來，諸聖賢衆也無能挽救！因爲一向非常重視涅槃經，所以才發願想去尋求涅槃經的

後分，以故將不能在此續繼停留，而必須啓程西行。」向前行走約有四十里處，便被蒙遜預先埋伏的刺客所殺害，時年四十九歲。

曇無識的死訊傳抵涼州，信衆都爲他的死而悲傷，同時也爲一位傑出譯經師的才華和靈異的咒術而倍覺惋惜。自此以後，在蒙遜的週遭身邊，即使是白天，也自見很多鬼神仗劍相擊。終於在延和二年四月病死<sup>⑥</sup>。

綜觀曇無識的一生，他對涅槃經的傳入與譯出，確實樹立了不可泯滅的貢獻，甚至到後來，爲了求取涅槃經的後分，竟然犧牲身命，足見其爲法捐軀的精神，已爲後世的教法奠定了千秋的楷模。

#### 曇無識的譯經

根據出三藏記集的記載，曇無識不但翻譯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此外，尙譯有方等大集經等十一部凡一百四卷<sup>⑦</sup>。曇無識譯出的經典之中，予後世影響最爲深遠的當然還是大般涅槃經。就有關曇無識譯出大般涅槃經，記述其經歷資料最爲精確的，是道朗的大涅槃經序。當然，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亦均有其傳記的載錄。就上述這項資料去加以循按，曇無識開始譯出大藏經是在玄始三年（四一四）或四年（四一五）左右<sup>⑧</sup>。首次進行翻譯大般涅槃經，擔任筆受的是慧嵩，當時有僧俗數百人參加此一譯經事業。譯事進行中，一面解釋疑難問題的癥結，一面疏理經文的暢流，結果譯出了屬於初分的十卷。

曇無識很快地便發覺到涅槃經的品數不夠完整，於是便啓程返回天竺搜求經文的缺失部分，不湊巧，適值母親作古，於是便在天竺停留了一年多，在從天竺來到西域的途中，又在于闐得到經本的中分，後來便把它帶回涼州，從事翻譯這一部分經文。他再度回到涼州，可能是在四一七年左右。

曇無識完成大般涅槃經的初分和後分，又曾派遣使者往于闐求取此經的後分，然後繼續翻譯，直到玄始十年（四二一）十月二十三日，終於大功告成。曇無識即會表示：「此經的梵本，本來有三萬五千偈，但輾轉傳來此土，已減爲百萬言，所以祇翻譯

完成了一萬餘偈！」

從上述情節看來，大般涅槃經的初分，是曇無識由天竺親自攜來，它的中分與後分則是由于闐求得。這對曇無識來說，大般涅槃經的全本，至此已經完全翻譯完成。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又聽一位外國沙門的曇無發說：「此經猶未完整。」曇無識聽了這番說詞，便如芒刺在背般的坐立不安，極力想去求得本經的缺漏部分，務期使之成爲完整的全經。故而，正往啓程搜求經本的途中，便被沮渠蒙遜預伏的刺客所狙殺。

#### 涅槃經的傳行與東來

四世紀中葉，鳩摩羅什正在罽賓習學大乘教理，當時涅槃經尚未流傳到罽賓，並且羅什在龜茲的時期，也沒有涅槃經的傳行，所以羅什並未具備涅槃經的有關知識。但從三五〇年到四〇〇年前後，涅槃經便有了種種不同的版本在流通。五世紀初，法顯即會携入泥洹經，四一七年佛駄跋陀羅和賣雲，即會共譯有六卷泥洹經<sup>⑨</sup>，另外還有智猛所求得在涼州譯出的二十卷本泥洹經<sup>⑩</sup>。另就當時而言，曇無識最初在天竺求得的，已經算是完整的。大般涅槃經，但在曇無識離開罽賓，經過龜茲來到敦煌的時候，涅槃經已經又增加了中分，不久也傳流到于闐，相信此一經本，曇無識亦已得到。

但是，到了四三三年曇無識偶爾聽到曇無發談及經本的不夠完整，便又立即發心去尋求。這一缺失的部分，可能就是附隨在四十卷末後的大般涅槃經荼毘品等的後分。曇無識就是爲求此後分而犧牲了生命。

大般涅槃經的後分，直到唐朝，才被傳入中國。當時有益州（成都）會寧律師，於唐麟德年間（六六四—六六五）啓程西行去往求法之旅，航經南海到達訶陵島（今爪哇Java島）在此停留三年，與訶陵國僧若那跋陀羅（智賢）共同譯出此經的後分。由若那跋陀羅的弟子運期，將之送到長安。至此，大般涅槃經的後分（橋陳如品後分，遺教品、應盡還源品、機感荼毘品、聖軀廓潤品）便在儀鳳二年（六七七）前後，才傳流至長安<sup>⑪</sup>。

## 二、六卷泥洹與譯經師法顯

大般涅槃經除了曇無讖譯出三十六卷本之外，並有四一六年四一八年由法顯與佛駄跋陀羅共譯的大般泥洹經六卷，此即俗稱六卷泥洹者是。有關六卷泥洹經的由來，必須把譯經師加以介紹。

### 法顯西行求法

法顯俗姓龔，是平陽郡武陽人，幼時兄弟三人均已相繼夭折，乃父惟恐法顯亦遭波及，故而三歲時，就把他捨度爲沙彌。但仍寄養在家，因爲患病將死，祇好送往寺院就養，經歷了兩夜，旋又生還復甦，從此便長住寺中。二十歲受具足戒，經常覺得經律不夠完整，便發心欲往西域求取經律。終於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夥同學友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由長安啓程西行求法。沿路千辛萬苦歷經艱難，一行十一人當中，到達印度，得以參禮釋尊的故鄉—舍衛城，乃至祇洹精舍的祇有法顯與道整二人而已<sup>12</sup>。

法顯與道整一行來到摩竭提國（Magadha）的巴連弗邑（Pataliputra）。法顯在這裏得以閱覽到：摩訶僧祇衆律，薩婆多衆律、雜阿毘曇心論、綴經（線經、非經名）、方等般泥洹經、摩訶僧祇阿毘曇等經本<sup>13</sup>。

### 六卷泥洹經的譯寫因緣

據出三藏記集卷八<sup>14</sup>所述，有一位在家信士名伽羅者，被法顯的求法熱誠所感動，便在摩揭提國的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爲他書寫了大般泥洹經六卷。至於此經的譯出，則是在東晉重臣司空謝石所建設的道場寺，時間是從義熙十三年（四一七）十月一日到四一八年正月二日所從事，連翻譯加校定，計共花費大約三個月的時間。着實而言，譯出這部六卷泥洹經的並非法顯，而是佛駄跋陀羅和隨同法顯一起往天竺求法，而又半途折回漢土的寶雲。法顯則是把六卷泥洹經帶來漢土的人。

### 泥洹經的靈異

當泥洹經譯出的同時，一般信衆都對這部新的經典，寄予異常地關切。有位家住朱雀門附近的信士，家中世代奉佛，他把新

近才譯出的六卷泥洹經，也抄寫一部來諷誦。因爲家中並無專放經典的設備，祇好與雜書擋置在一起。有一天，風吹火起，一時之間房屋全被燒燬，家中陳設大多付之一炬，但案頭的泥洹經却完好如初，不但未被煙火所波及，甚至連灰燼也未沾上，而完整無缺。由此故事中當可體會出，當時一般信衆對新譯泥洹經是如何地珍重<sup>15</sup>。

## 三、胡本泥洹經與智猛

大般涅槃經的遂譯，以上已將曇無讖和法顯（實爲寶雲）與佛駄跋陀羅譯本介紹一過。以下擬將大般涅槃經的另一版本，再作報導。

### 智猛求經

在法顯西行求法的五年之後，亦即後秦弘始六年（四〇四），智猛自長安出發，啓程往西域求法，一行十六人登程，經歷十二年的長途跋涉，回到漢土涼州的祇有智猛與曇纂二人而已。智猛是雍州新豐（陝西臨潼）人，幼年出家，常聞外國沙門道及釋尊遺蹟的殊勝，內心便湧現嚮往，因而結伴西行。歷經冒險犯難長年累月地長途奔走，終於來到中天竺華氏城（Pattapiputra），這裏是阿育王舊都，此地有大智婆羅門——羅閱家，全族人都弘揚大乘佛法，並且建有三丈高的純銀佛塔。他們見到智勇問道：「漢地可有大乘教學？」智猛答以：「一切佛法盡是大乘！」羅閱聽說表示：「誠然不可思議，莫非大心菩薩前往教化！」而讚歎不已。智猛在此羅閱家得到泥洹經的梵本，還有摩訶僧祇律一部及其他經本，並誓願携返漢土流通。

### 譯出胡本泥洹經

智猛求得了泥洹經的梵本，之後不久，便啓程回國，返抵涼州進行翻譯，但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亦另有異說，謂係來至涼州以前在高昌所譯<sup>16</sup>。

但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所記述，均以智猛攜入的泥洹經胡本，是在涼州譯出，此說亦較爲正確。惟在譯出的時間上，曇無讖

的譯出涅槃經，一如前節所述，是在四二一年，而智猛自天竺返回國門的當時已是四二四年，亦即曇無讖譯出大般涅槃經的三年後，蓋卽智猛尚在天竺停留時，曇無讖在中國已經翻譯大般涅槃經告成。

## 流通

### 一、大般涅槃經所倡教說

佛陀晚年遊化拘尸那城，身感不適，來至跋提河畔的沙羅樹下臨欲涅槃，衆弟子見狀哀號悲痛，甚至捶胸頓足，以爲佛既滅寂，世間將成空虛，尤其純陀當時心中竟懷疑：世尊既證大果，爲何竟不能久住於世？於是弟子等都虔誠地請佛住世，勿般入涅槃。純陀更加懇切地再三請求，而佛陀却善巧地答說：「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爲亦然，是故諸佛而說是偈；有爲之法，其性無常，生已不住，寂滅爲樂。」表示佛之般入涅槃，是法爾如是。

### 佛身常住

如此以來，在衆弟子的心中，不免或起懷疑：佛陀之般入涅槃，是否亦如一般通常，從此歸入沉寂？佛陀因應於此，以一日一夜的時間，開示了佛身常住不變易及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乃至闡提成佛的至理，以此殊勝因緣，大般涅槃經便由之而成立。

大般涅槃經的宗旨，是在肯定佛身的常住，以及衆生悉有佛性。世尊對於歸趣涅槃的究竟，在哀歎品卷二中說：「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我諸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其中，入於涅槃。」來教示必當趨入涅槃的終焉性。並且進一步闡示般入涅槃的境界說：「若得常住無變易者，乃名自在，所謂大乘大般涅槃。」（大衆問品第十七）。並且又懇懃地說示涅槃境界：「明見生死及非生死，善能了知法界、法性，身有常樂我淨之法，是則名爲大涅槃樂。」（師子吼品卷二十九）以曉諭弟子，佛之般入涅槃，並非凡夫所見的「油盡燈滅或薪盡火熄」，這在四依品卷六說：「若言如來入槃涅，如薪盡火滅者，名不了義

。」而是：「如來身界不可壞故，所以者何？以無身聚，唯有法性，理不可壞。」（四依品卷六）來說明佛身並非凡夫的血肉之軀，甚至更進一步說：「如來之身，金剛無壞，非煩惱身，無常之身，故名大樂。以大樂故，名大涅槃。」來闡述佛身常住的涅槃殊勝，不可思議。

### 一切衆生悉有佛性

佛陀對於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的教說，在德王品卷十九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佛法衆僧，三寶法相，常樂我淨。」另外，在如來性品中，亦可看出同等的啓示；「迦葉白佛言：『世尊，二十五有，有我不耶？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來品卷八）此一如來藏，即我的解釋，亦卽涅槃境界常樂我淨的我，或也可稱爲佛身常住的佛性，並且又反覆地說：「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法，法即是常。」（聖行品卷十九）更進一步強調說：「……一切衆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師子吼品卷二十六）來肯定其教說。

### 闡提成佛

所謂闡提（一闡提迦 Icchantika），亦卽極難成佛的意思。約可分爲：

一、斷善闡提——不信因果，造五逆十惡，斷善根，當墮阿鼻地獄，而極難成佛。

二、大悲闡提——具大悲菩薩心，發一切衆生成佛，然後成佛的誓願，但衆生至多，時間至久，所以，此類菩薩，亦極難成佛。

### 三、無性闡提——又云阿顛底迦，指不具畢竟涅槃的性。

漢譯大藏經的巨擘——鳩摩羅什，其弟子竺道生，初見法顯所譯六卷泥洹經，深契義理，提倡衆生悉有佛性，闡提成佛的論調；而主張頓悟成佛之說。但不爲當時佛學界所認同，尤其舊學之徒，聞悉之餘，大加擯斥，羣起而攻。當時，有彭城名僧僧嵩，不服此項教理而加以批判，卽曾感得舌爛的果報。道生處此境遇，無奈祇好逃往江南。後來，曇無讖譯的大般涅槃經傳入中國

，輾轉流入建康，經中即會提到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及闡提成佛。從而，學界大眾，均皆敬服於道生的卓見。

### 大般涅槃經師子吼品，即謂：

「我常宣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乃至闡提亦有佛性，一闡提等雖無有善法，佛性亦善！以未來有故，一闡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闡提亦得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

這裏的佛性，亦名如來藏，一切衆生無不具此稟賦，故謂一闡提亦當成佛。準此，當可了知，本經的宗旨是以三德（法身、般若、解脫）作為大涅槃體，如來法身的常住，而無有變易，進而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即使闡提無信，亦皆當得成佛。

### 常樂我淨

大般涅槃經所具備的四德就是：常樂我淨。這是涅槃的至極境界，也正是整個涅槃經之所詮釋，於此涅槃教法，故而通常謂此涅槃經亦稱常住教。茲分別述析如次：

常德——謂此涅槃體性，恒常不變而無生滅，而且，又能依隨各種因緣應化運用，而常不斷絕。

樂德——謂涅槃體性寂滅而安住，並且，又能運用自在而各隨己心。

我德——此當有兩種：一、就體性言以自實名我，如哀歎品：

「若法是實、是真、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爲我；二、就用相言，自在名我，如高貴德王品：「有大我故，名大涅槃，大自在故，名爲大我。」分別就我的體與用，各引經文，以作喻示。

淨德——謂涅槃的體性，以解脫一切垢染爲淨，而且又能各隨所化處的一切因緣，尤不染污。

## 二、歷代諸師弘揚本經

### 教法的極致

活躍於四世紀末葉的道場寺慧觀，本來是廬山慧遠的弟子，及至羅什入關，乃往長安師事，精通經教。當曇無讖譯涅槃經傳，分別列舉各家論述注釋如次：

大般涅槃經，自南北朝直到隋唐以來，一向都是佛教學者研究的中心，尤其以羅什門下的竺道生，研究六卷泥洹經而有義疏的著作。當北本涅槃經問世，即憑以講演經義，其同門的慧嚴、慧觀、僧導、曇無成等，無不都是研究涅槃經的名家。茲據大正藏所載錄，分別列舉各家論述注釋如次：

入江南，乃約慧嚴、謝靈運等共同以之與六卷泥洹對照而予再治，成爲三十六卷二十五品，蓋即當今流通的南本涅槃。而且並以開顯佛陀一代教法，爲二教（漸教、頓教），五時（一、三乘別教，二、三乘通教，三、抑揚教，四、同歸教，五、常住教）的教判。此亦即中國佛教教判論的嚆矢，此後廣爲流布，其與後世的影響亦非常深遠。以之作爲佛陀終生所說教法的極致，最爲究竟。

### 梁武帝撰斷酒肉文

梁武帝素有菩薩皇帝之稱，向以「佛法寄囑人王」爲信念，以在俗佛弟子之身，而呼籲國內僧尼須斷酒肉，特別是修十善業。他之所以奉行此一教說的理念，乃是根據大般涅槃經卷四南本的四相品（大正藏十二，六二六）爲其思想基準，認爲：

### 「夫食肉者，斷大慈種。」

同時，也是見及當時出家衆的行狀，其不及外道或不及在家衆的情況，分別舉出九條，以批評他們的不法與違律。所以才有這篇斷酒肉文的提出，集聚僧尼一四四八人在華林殿，命光宅寺法雲講解此經。

### 大般涅槃經集解

靈味寺寶亮法師，一向弘揚涅槃諸經，僧俗弟子經常有三千人，受學的門徒亦常有數百。梁天監八年（五〇九）五月，奉武帝詔命，針對大般涅槃經（南本）三十六卷，加以注釋，成書七十一卷（大正藏三十七），梁武帝並親爲此書作序文。此書集錄了自道生以下，梁代涅槃學派各家的學說。包括僧亮、法瑤、曇濟、僧宗、寶亮、智秀、法智、法安、曇淮、道生等十師的注解文章，尤其與後世（隋唐）研究涅槃經者，以莫大的影響。

涅槃論  
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大般涅槃經集解

涅槃經義記

涅槃經遊意

涅槃宗要

大般涅槃經疏

大般涅槃經玄義

大般涅槃經玄義文句

涅槃玄義發源機要

涅槃經治定疏科

涅槃經會疏

涅槃經疏私記

涅槃經疏會本

涅槃經疏三德指歸

涅槃末後句

涅槃經疏會本玄義

一卷 波數槃豆菩薩造天魏沙門達摩菩提譯  
天親菩薩造，陳真諦三藏譯  
梁武帝詔寶亮法師集解  
隋淨影寺沙門慧遠述  
隋沙門吉藏撰  
新羅沙門天曉撰  
隋天台沙門灌頂撰  
唐沙門道遲釋章安尊者涅槃玄義  
宋錢塘沙門智圓釋章安玄義  
宋沙門智圓排科  
日本天台沙門本純  
唐沙門行滿集  
唐沙門道遲述  
宋沙門智圓述  
清沙門淨挺  
清末蜀郡先照法師  
清末蜀郡先照法師

三十三卷 二十一卷  
三十六卷 二十二卷  
三十九卷 二十卷  
五十九卷 一卷  
五十卷 二卷  
北史卷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僧僧行庸。  
佛祖歷代通載卷七（大正藏第四十九，五三三頁）  
佛祖統紀卷三十六（大正藏第四十九，三四二）  
高僧傳卷二，（大正藏第五十，三三六）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六十）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五十五，十二）  
大唐西域高僧求法傳卷上（大正藏第五十一，四）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五十一，八五七）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冊三四—三六頁）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六十）  
出三藏記集卷二（大正藏第五十五，十二）  
大唐西域高僧求法傳卷上（大正藏第五十一，四）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五十一，八五七）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冊五六—六二頁）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六十）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三冊六十七頁）  
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

以上，僅就入藏的涅槃經論書與注釋加以舉例，其他於史傳中僅見其書名，而凌散或失落的章疏書，可能亦所在多有。足見涅槃教法的殊勝與究竟。南北朝時代的慧成、曇無成、僧莊、道汪、靜林、慧定、曇斌、超進、法瑤、道登、曇度、道成等學家，都有專文注疏發表並以涅槃爲宗而大事弘揚。各家於教說的极致，析理入微，多所發揮，使得涅槃教理確曾輝煌了一段時期。

唐末以來，致力於此的人士，雖然漸呈稀落，但涅槃一乘大法的必將恢宏於末世，是可以預期的。

註：

(1) 佛典解題事典（地平線出版社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台初版）六十

三頁。

(2) 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三三頁。